

这本超厚的大书耐看,说耐看是说不仅仅是因为书页厚,而且内容丰富多彩,有许多内容吸引着我的阅读,这本大书就是《艺术课:世界设计艺术风潮》。借用一句广告语:这部超过六百多页的大书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艺术课程读本。这部大书梳理描绘了20世纪现代设计艺术的源头或说现代设计艺术诞生与发展的过程——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艺术手工艺运动、新艺术运动、装饰艺术运动成为当时流行的艺术潮流,也被视作现代设计的发端,“他们是人类艺术设计历史上独特而又伟大的存在,正是这三大运动改变了当代世界的整体审美,堪称现代设计的鼻祖。艺术手工艺运动发源壮大于英国,之后波及欧美日本,而新艺术运动主要始于法国,然后在欧洲各国引起爆发,至于装饰艺术运动,它也发源于法国,但由于介于两次世界大战的缘故,所以它的高潮是发生在受战争影响最小的美国”。这部大书以艺术课的形式全景呈现了这三大艺术运动潮流的风貌。

以该书中的“手工遗韵和思潮新风:新艺术运动之于英国”一章里的叙述为例:19世纪晚期的英国,初步的工业化已经完成,正在过渡进入所谓发达资本主义时代。这样一个过渡的历史时期,孕育了一大批被本雅明称之为“文人”“波西米亚人”或“游手好闲者”的精神群体,“他们是城市中的漫游者,他们在被抛弃的消极自由中享受着精神的流浪和心灵的自我放逐”。这些人的存在状况,也有点类似尼采所说的“没有氛围的星星”“他们虽然明亮却孤独无依。这种世纪末普遍的精神状态,正是新艺术运动孕育的丰厚土壤”。

在这些孤独的星星里,有一个典型人物就是比亚兹莱。对比亚兹莱这个名字并不陌生,因为在中国现代文坛上,最早推崇和介绍他的就是鲁迅先生。鲁迅甚至还自费结集出版了一本《比亚兹莱画选》,鲁迅如此评价他:“生命虽然如此短促,却没有一个作黑白画的艺术家获得比他更为普遍的名誉;也没有一个艺术家影响现代艺术如他这样的广阔。这90年代就是世人所称的世纪末。他是这年代独特情调唯一的表演者。90年代不安的、好考究的、傲慢的情调呼他出来……作为一个纯然的装饰艺术家,比亚兹莱是无匹的。他把世上一切不一致的事物聚在一起,以他自己的模型来使他们织成一致。他的艺术是抽象的装饰;它缺乏关系性的律动——恰如他自身缺乏在他前后十年间的关系性……比亚兹莱不是印象主义者,画他所看见的事物;他不是幻想家,画他们所梦想的事物;他是个有理智的人,画他所思想的事物。虽然无日不和药炉为伴,他还能驾驭神经和情感。他的理智是如此的强健。比亚兹莱受他人影响却也不小,不过这影响于他是吸收而不是被吸收。”鲁迅说的90年代,自然是19世纪90年代,也就是那个世纪的世纪末。我们今天再来读鲁迅对他的评价,这种鲁迅式的叙述语言,本身也有了种遥远年代的氛围感。

比亚兹莱就像一颗瞬间划过的流星,不满26岁就因肺结核病离开了这个世界。在比亚兹莱看来,艺术品是被有意识地“制作”的东西,制作艺术品的“意图”是给它以艺术含义的基本要素。“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对于艺术所做的定义,是在当时的文化背景下试图挽救艺术的古典含义的一种努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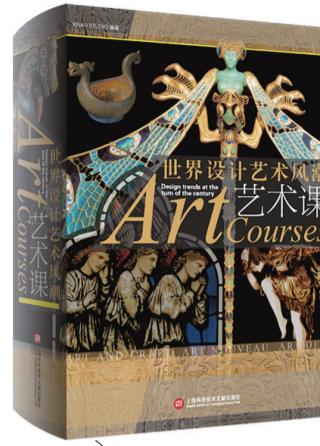
而王尔德把比亚兹莱的作品比作苦艾酒:“有比亚兹莱在场,除了苦艾酒,我什么都不喝,因为苦艾酒之于其他酒类,正如比亚兹莱的画之于其他人的画,它极为独特,它跟什么东西都不雷同,它散发出奇怪而罪恶的诱惑力,它比任何酒都更有劲,而且能诱惑出人的潜意识的自我,它让人神经紧张,而且非常残酷,它像阳光下的碧玉一样变幻色彩、迷惑感官。”

从鲁迅对比亚兹莱的推崇和介绍里,可以看到当年中国现代新文学和图书界对西方艺术潮流的关注与引进,与比亚兹莱当年对中国现代文坛和现代文学图书装帧的影响相比,还有一位画家也深刻影响了当年上海的海派艺术和图书装帧,这就是在新艺术运动中以招贴画最为出色的捷克画家穆夏。穆夏的艺术作品涉及面很广,除了招贴画,还包括装帧设计、家具和器皿设计、彩色玻璃设计等。他还是捷克斯洛伐克第一套邮票的设计者。

在今天,穆夏这个名字已经被很多人淡忘,或者说已经少有人提及。依照该书里的说法,这或许是因为近百年来印刷技术和电子制图技术的快速发展,人们已经完全告别了穆夏那种以手工绘制为基础的平面设计方式,现在的人们需要任何图画都很容易通过电脑技术实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人们告别的不是穆夏本人,而是穆夏所生活的那个时代。不过,正如现代摄影技术的发展并不能完全代替手工绘画艺术一样,机械制图也不能完全取缔手工绘图的意义。“穆夏作品对后世的商业绘画有着极大的影响,并曾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掀起过一股热潮,并且他对于东方风尚的影响也非常明显:了解了穆夏的作品,就会明白20世纪上半叶流行于上海滩的美女月份牌上那些精美形象的风格源头了。”

虽然已经过去了一百多年,今天再回顾当时的这些艺术潮流和设计艺术与现实生活的作用,就不难发现即便在今天——我们已经告别了20世纪的世纪末,在新世纪也已经告别了世纪初——这种“游手好闲者”或者说“手艺人”依然还有生存的土壤和为“挽救艺术的古典含义”而努力的价值……

作者简介:薛原,副刊编辑,著有《文人谈》《画家物语》《闲话文人》《南海路7号》等。



## 百科全书式的《艺术课·世界设计艺术风潮》

薛原

## 《我爸没说的那件事》:岁月沧桑 父爱绵长

李风玲



张国立与韩庚主演的《我爸没说的那件事》自上映以来,似乎没有激起多大的水花。但票房真的不是衡量一部影片好坏的唯一标准,即便掌声稀落,它也仍不失为一部好片。

这部电影由小说改编,原作是只有一万多字的《闻烟》,原题极简,而改后的电影题目偏长,也许是造成一点悬念。在我看来,这大可不必。而事实也的确证明了,带有悬念的片名并没有给影片带来多大的轰动效应,它所有的精彩都还是在其内容。但现在的人也不知道怎么了,好像越来越不注重内在的东西,只是追求表面感官的一时刺激,很难沉下心来去咂摸去体味去欣赏,也因此错过了很多的好东西。比如《我爸没说的那件事》,就是一颗被观者遗漏的珍珠。

《我爸没说的那件事》最动人的首先是画面。南方小镇,烟雨朦胧,木屋石阶,水碧山青。电影是镜头的艺术,画面之美当然首当其冲。导演泷田洋二郎是日本人,但他拍出来的画面很清新,很中国。古老的青石街道,斑驳陈旧的木板房,老板柳庭深(张国立饰)和儿子柳见三(韩庚饰)在镇上经营着祖传的名吃冰晶糕。山明水秀的小镇,淳朴的民风,造就了玲珑剔透、玉洁冰清的冰晶糕。除却风景之美,影片在冰晶糕的制作上,亦拍摄得非常细腻入微,让人如临其境。揉面,制作,上笼,蒸烤,行云流水、色香味俱佳的画面让观者真有些垂涎欲滴,堪比《舌尖上的中国》。还有父亲柳庭深每次做冰晶糕之前必定去往山间老林“觅宝”的一段,更是拍摄得幽深秀丽,隔着大银幕都能感觉到那份心旷神怡。

除却秀美动人的画面,平稳的叙事、淡淡的讲述亦是打动人地方。可能正是因为这份平稳恬淡,才为许多人尤其是年轻人所不喜。他们要的是刺激是烧脑是反转,而所有这些在《我爸没说的那件事》里都看不到。在我看来,所谓的刺激、烧脑、反转,大概也只是“戏”而不是生活。真正的生活,不过是淡淡的日子,流水般的岁月。而且,越是平淡的剧情,越考验导演的功力,越考验演员的功力,同时也考验观者的功力。你觉得无滋无味欣赏不了,不代表电影本身不好,也有一种可能,是你的欣赏水平不够,与一众主创的水平不能旗鼓相当,正所谓“曲高而和寡”。在影片中,无论是冰晶糕制作,还是父子俩面对面吃饭交谈甚至吵架,都拍得很日常、很真实。张国立的演技自然毋庸置疑,他是演什么像什么。前段时间上映的《坚如磐石》,他饰演的角色不怒自威、深藏不露;在《我爸没说的那件事》中,他俨然又是一个我们身边常见的慈父。无论哪个角色,张国立都拿捏到位,转换自如。

最后必须提的,是影片深刻的主题。尽管是平淡叙事,但表现的却是厚重的主题。都说父爱如山,《我爸没说的那件事》表达的正是父爱。这爱,如山般沉默,亦如山般沉重。影片中,父亲柳庭深守着祖祖辈辈传承下来的冰晶糕的秘方,用心制作却秘而不宣。他顶着儿子的不解、乡邻的猜忌,依然固执地坚守着厨房的秘密。每次冰晶糕的制作,儿子柳见三可以参与其中任何一环,唯独到了上笼蒸制,柳庭深就将儿子赶出厨房,一个人守在炉灶前,看着炉火熊熊,伴着咳嗽声。他的外号就叫“柳咳嗽”,但没有人关心他为什么咳嗽,他们只关心为什么只有他做的冰晶糕味道独特、百吃不厌。他们嫉妒,他们不服。包括他的儿子柳见三也以为父亲对自己有所保留,并因此负气离家,不愿再守着这冰晶糕。随着剧情发展,父亲积劳成疾,因病离世。冰晶糕的秘密也终于解开,柳见三也终于知晓了父亲的用心良苦。他坐在父亲蒸制冰晶糕的炉灶前痛哭失声,也让影院里的观众默默落泪,深深动容。

“我爸没说的那件事”,其实正是让冰晶糕如此美味的关键一环。这关键的一环叫“闻烟”,也就是在蒸制的过程中,柳庭深要在灶膛里填上他去深山老林里采来的可以散发出独特香味的木头。在燃烧的过程中,柳庭深要一次次不停地将鼻子靠近灶膛,嗅闻木头散发出来的香味。然后,在香味最浓的时候,将冰晶糕进行熏烤。这番“闻烟”,就是制作冰晶糕的秘籍。柳庭深的秘而不宣,不是因为保守,而是因为“闻烟”相当损害身体。每一代继承冰晶糕做法的柳氏族人,没有一个活过六十岁,也没有一个看到过第三代。柳庭深不想让儿子再走这条老路,他希望儿子能健康地活着,活很久很久;他更希望能看到自己的第三代,也因此给儿子取名为“柳见三”。所谓厨房的秘密,其实不是秘密,而是深深的父爱。

影片结尾,赵雷的歌声深情款款地响起:“现在才听懂,你的冷漠是言不由衷,是不是最伟大的爱,都安静无声……棱角磨平后,他们说我越来越像你,那个最倔强的脾气,你略胜一筹……所有的亏欠,再也来不及,爸,我好想你……”

如泣如诉的旋律里,字幕慢慢打出,电影结束。很多观众却静静地坐在座位上,没有离开。这首称颂父亲的歌,与这部影片契合得实在太完美。此时此刻,大概每个人的心中,都浮现出了父亲的影子。岁月沧桑,父爱绵长。

作者简介:李风玲,教师,特约评论员。

《文艺评论》征稿邮箱:  
zaobaoefukan@126.com  
请在标题中注明“《文艺评论》  
投稿”。(2000字+短视频评论)

